

## 可以仰望星空是一种能力

曹春雷

写作至半夜,忽接朋友发来的照片,高原的夜空,星星稠密、明亮,宝石一样缀满了苍穹。他让我即刻到阳台上,去看星空,我去了,极目仰望,但城市的霓虹灯遮盖了星星的光芒。

朋友接着打来电话,热切地和我讨论星空,他说,要多到乡下望星空,你要知道,可以仰望星空,是一种能力。

我承认这句话是对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种能力,对我来说,我逐渐丧失了这种能力。而我,曾经是有的。

当我还是乡间少年时,对星空无比亲近。如果将镜头拉回到许多年前,你会看到夜晚,乡下那个小院里,有个孩子在仰望,指着星星,能说得很多很多星星的名字。那时候,一年四季,在夜晚,我会把自己很大的一块时间,切割给夜空下的院子,或者街道。

我最早认识的,是牛郎星和织女星,是祖母教我辨认的。夜色浓稠,星

河灿烂,祖母用苍老的手指给我看。喏,看到没,那一带亮晶晶的,就是银河,河两边,最亮的那两颗,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然后,给我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此后几年,每到阴历七月七,我就观察村里的喜鹊是不是真的少了,是不是都飞到天上筑鹊桥去了。晚上,躲在梅豆架下,偷听牛郎和织女的情话。

可那一天,村里喜鹊还是很多。而我在梅豆架下,什么也听不到。我向祖母抱怨,祖母却笑着说,那些喜鹊一定偷懒不去的;你听不到牛郎、织女的话,是因为你还太小啊,等到和阿翠一般大,就能听到了。

阿翠是我家邻居,正和村里的二牛热恋。我没有拿这话去问阿翠,因为我知道,不等我问,她就会一边用指甲梳子的花涂抹着指甲盖,一边漫不经心地回我,是是啊,你就使劲长吧。

等到我长大阿翠的年龄,却已忘记在夜晚观望星星。我陷于世间的种

种繁忙,无意间关闭了和星空联系的通道,想象的翅膀已经被现实的雨淋湿,只能收拢起来,在城市的檐下,看夜色里七彩变换的灯光。

和朋友通话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置身于乡下的郊野,是受另一位承包山林的朋友邀请而来。夜深,万籁俱寂,唯有虫语。我走出屋子,一个人站在野地里,让目光重返星空。每一颗星,都是一个闪烁的密码,我需要静心解读,才能重新建立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一直在等我,等那个将路跑偏了的孩子,再一次回到星空下。

这时我才发现,当你放下世间的一切纷扰,用一双干净的眼睛去凝望星空,只需瞬间,你和星星们之间,就能完成一次闪电般的交流与重识。此刻,你属于每一颗星,而所有的星星,都属于你一个人。星空安详,大地安详,你的心亦安详。

而安详,是通往幸福的必经的路口。

## 听雪

云水

这么久了,如此宁静  
盖住了夜晚、炉火和睡眠的半个  
人间  
一些声音,像能飞起来的事物  
几段枯枝,或往事  
几粒尘埃,或慢慢移动的温暖  
风把它们撒在窗外  
仿佛它们喜欢,被白雪的马群追  
赶  
这么久了,我一个人坐着  
我并不想告诉你  
我也曾放出过心中的马匹,并且  
欢腾着  
跑到了你的身边

## 慢书吧



## 文学的读法

作者:[英] 特里·伊格尔顿  
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  
译者:吴文权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在这本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书中,特里·伊格尔顿提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在精彩的分析中,伊格尔顿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在阅读时充分注意文学作品的语气、节奏、质地、句法、典故、歧义和其他形式方面。

他还研究了人物、情节、叙事、创造性想象力、虚构性的意义以及文学作品说什么和表现什么之间的紧张关系等更广泛的问题。作者以其权威性和愉快的问题点,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有益的评论,并对从莎士比亚和J.K.罗琳到简·奥斯汀和塞缪尔·贝克特等众多作家提出了一些见解。

本报所摘部分稿件,作者姓名及地址不详,请与编辑联系,以便寄奉稿酬。  
投稿邮箱:1736305488@qq.com

生活报

生活报

一年在野外工作200多天 曾与野猪黑熊“面对面”

## 走近龙江地质勘探员 山河大地,见证苦乐年华



绿色勘查院是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里最接近矿藏的部门。院里的5个“80后”项目负责人,每年最早出队最晚收队,平均一年在野外的时间超过200多天。

出生于1981年的院长赵法君从业20年,进过矿山、编过钻、干过基础地质、做过区域地质调查、跑过路线,可谓是“全能选手”。他向生活报记者解释道,“绿色勘查”是指近年来响应国家号召采用绿色环保的勘探方式寻找矿藏。传统的大型钻机、挖掘机不仅施工时间长、效率低下、成本高,还会破坏植被和树木,往往让地质队员们既惋惜又心疼。

赵法君骄傲地向生活报记者介绍了便携式钻机及所里研发的“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机”。这类钻机被行业内视为最锋利的“武器”,深度可达300米。它运上山相对容易,小角度钻探代替槽探应用于深覆盖区和槽探无法施工地段的异常查证,解决地表矿体的深部延伸问题及近直立矿体的深部矿体控制等,且能大大减少槽探工程对地表植被的破坏,“不必砍树,就能在16平方米的树空儿里,完成多角度的钻探工作”。

先进的设备给钻探带来了便利,但如何抵达深山里的作业现场,仍需地质勘探员们一步步排除万难。夏天,他们跋山涉水,钻进密不透风的莽莽山林,冬天爬冰卧雪,穿越天寒地冻的茫茫雪原。如果遇上冻雨压倒森林里的树木,遍地树杈甚至会封住进山的道路,队员们不得不先花一两天的时间,给自己和设备开出一条小道。

地质勘探员上山前要带着“地质三件套”——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还有刀具和GPS,为了保证电量充足,往往会随身多备一些电池。有的作业点离驻地太远,为了节省时间,他们通常会在山里搭帐篷过夜。“20年前,我刚工作的时候,上山午餐就是馒头、咸菜疙瘩,再背个军用水壶,这些条件越来越好,有馒头、火腿肠、牛奶、袋装咸菜。”赵法君介绍。



41岁的地质勘探员郑维林,今年往返于林口和富锦的两个工区。作业点车开不进去,每天在山林里走十几公里,对他来说是常事儿。夏天身上的草爬子多到抓不过来,为了不耽误行进速度,通常是下山后统一抓。森林里有断树和藤蔓,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队员们既要拿着地图看方位,沿着山脊走,又要一路观察岩石变化,同时还得注意脚下,以防摔倒划伤眼睛。

在野外作业,地质勘探员们必须掌握一些安全常识。比如,面对特别陡峭的山壁,宁可绕远道也不攀登;涉水时,先用棍子探水深,一般在膝盖以下才可以走;如果路上饮用水不足,只能喝长流水,泡子里的水细菌多,可能会被野生动物的排泄物污染,绝不能喝;夏天在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越热越不能狂喝水,吃馒头时剩几口也要留着,防止迷路时没食物;山林里下暴雨气温骤降容易失温,要备好塑料布……

让窦磊记忆犹新的是2009年秋天,当时他刚参加工作不久,跟同事们在黑河的一个林场作业。返程时车辆抛锚,十个人从下午走到深夜,五六个小时走了十多公里,队伍在前面和后面的两个人开手电筒照亮,临近午夜十二点才返回驻地,“我们饿坏了,幸好有同事开车带了很多包子来半路接应”。

除了豹子、野兔、蛇等,深山里偶尔会有猛兽出没。“2015年,我曾在山上跟一只四五百斤的大野猪四目相对……”杨海屏回忆道,骇人的獠牙吓得他腿都软了,好在当时野猪也吓得不轻,如同地震般地卷着烟尘狂奔下山。郑维林的经历则要更惊险一些,他和同事在通河的一处山林取样时,曾遇到过一大一小两只黑熊,他站在原地,用铁锹击地面,黑熊最终犹豫着走远了。

当然,穿梭于山林里也有美好的一面。山上空气清新,天气好的时候景色格外美,特别是秋天,五花山美得像油画。杨海屏说,他最近天天都能看见傻狍子,只要一喊“嘿”,狍子就停下来一直瞅他。而王海喜曾在零下46℃的极寒天气里,舀一瓢雪,烤化后撒向半空中,看着它们瞬间凝结成一道美丽冰雾……

嫩江二道坎银多金属矿勘探、黑河三道弯子岩金矿普查、大兴安岭呼中区欧宁河南铅锌多金属矿普查、塔河依黑坎河银钼多金属矿普查……据赵法君介绍,截止到11月下旬,绿勘院的队员们今年已经完成了累计1.5万米的钻探任务。

骄人的任务量背后,也意味着这群“城市逆行者们”与家人聚少离多。赵法君打趣道:“都说地质员是个见不着媳妇穿裙子的工种,我们今年正月十五离家,整个夏天都在野外忙乎,有时候甚至忙到快过年才回家,真的很感激妻子的付出。”他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已经习惯了父亲不在家,有时候在家多待几天,女儿反而感到纳闷:“爸,你竟然还没出差?”杨海屏的儿子今年两岁半,媳妇指着杨海屏问孩子:“这是谁啊?”孩子这才怯生生地叫爸爸。

“我们同学里,还干这行的,基本就剩我俩了。”窦磊和杨海屏既是同学又是同事,窦磊对生活报记者感慨道,因为常年在大山里工作,很难参加同学、朋友聚会,“找一次不能去,再找一次还是不行,渐渐也就断了联系”。虽然他和杨海屏在一个单位,但俩人各忙各的项目,一年基本只能见两回。

跟不少地质员一样,窦磊在野外待久了,回到城里会不适应。最明显的是,觉得街上车太多、车速太快,不敢过马路。聊起地质工作时,窦磊说自己不后悔,而且“干得年头越久,就越打心里喜欢这个职业”。

1989年出生的王海喜,一年在野外200多天,找对象困难。去年,好不容易有人帮忙介绍一个,他在工区太忙回不了哈尔滨,愣是把相亲拖成了网恋,发了两个月微信,双方才第一次见面。女友给王海喜起了个外号,叫“王三天”,因为他经常出差,回来待三天就又走了,今年他总算抽空跟女友领了证……

赵法君说,他每年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春节前几支钻探小分队陆续安全归队,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顿饭。但这顿饭并不是每年都能吃上,比如去年春节,他和郑维林就是在富锦的工区里过的春节。郑维林推算了一下,他觉得今年“可能又得在外地过年了”。

这些地质勘探员们告诉生活报记者,他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就是“一钻下去,岩芯上来能看到矿”。然而,更多时刻他们可能挺费劲,却一无所获。但就像王海喜说的,支撑他们一次次走进山林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愿望:“一辈子要是能给国家找到一座大矿,我们也不算枉此生!”本版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久在山野返城不敢过马路 总出差把相亲拖成网恋

夏天草爬子多到抓不过来 曾与野猪黑熊“面对面”

## 城市印象

## 雪后的伊维尔教堂

绘画:王焕堤



## 年少不懂鲁迅,读懂已是笔下人

蜀山酒剑仙

小时候看鲁迅的《故乡》,不知其中深意。记得的恐怕只有闰土、钢叉和獾,还有那地里一望无际的西瓜。《故乡》以第一人称来写,通篇都是以“我”来写,以至于很多读者都会带入其中,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周家少爷。长大了,历经人间心酸、尝尽世间冷暖。再读鲁迅,再读《故乡》,方才发现,自己居然活成了书本里的人物。

少年闰土,单纯天真。他的父亲只是周家的工人,可少年时的闰土,对于同样是少年的鲁迅,并没有什么身份的概念,能很愉快地玩耍。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之间,虽然不知道谈些什么,但却没有什么隔阂。年少时的我们,和同龄人玩耍时,又有谁会在意身份呢?谁会在意对方的父亲是当大老板,亦或是普通工人、农民呢?单纯的他们,互相憧憬着对方的世界。

农村的孩子闰土进了城,见了很多好玩的东西,很开心;城里的鲁迅听着闰土乡下的“精彩”生活,也无比希冀。雪地捕鸟、西瓜地里刺猹,海滩上捡贝壳,一切都是那么单纯和美好。他们不知道的是,未来的他们,会被生活的磨难磨平棱角。

鲁迅再见闰土时,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而是活成了他父亲的样子。同样灰黄的脸,同样红肿的双眼,同样饱经生活的磨难。他那一声老爷,不仅刺痛了鲁迅的心,更是刺痛了所有读者的心。

尽管如此,日子还是得继续,不是吗?活成闰土也不错,至少活得真实,可有的人却活成了钢叉。鲁迅笔下的钢叉,没有主动能力,靠人控制,刺哪儿打哪儿,是不折不扣的工具。我们中的很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自己做得不情不愿,还要处处受制于他人。

这里面,也包含了太多的心酸和无奈。有些人不愿意承受这些,把自己活成了獾。在鲁迅的文章里,獾是这样一种动物,它喜欢偷吃瓜,又十分狡猾,而且十分凶猛,若不是有钢叉在,它可能还会咬人。就像有些人,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学会了一套更好的处世手段。他们越来越圆滑,越来越没人情味,变得毫无底线。

网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段子:鲁迅走在路上,突然听到有人叫“迅哥儿!”回头只见一个唇红齿白的美少年。鲁迅问:“你是?”少年说:“迅哥儿,你忘了那金贵的圆月、碧绿的西瓜地、钢叉、项戴银圈的少年了吗?”

鲁迅兴奋地抓住他:“闰土!你是闰土!”“不,我是獾。”

其实,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们于历史之中,如沧海一粟。我们能做的,只能自得其乐,卸下疲惫,笑着面对每一天。